

黃沙碧血戰新疆

(四)

郭岐

——天留硬骨報國恨·忠烈祠裏再世人

第一師與新四五師

國軍新編第四十五師主管易人，一向具有完美的傳統，就是由該師的次級將校，如副師長、參謀長，或團長等依次升任，行之有年，沒有例外。因而該師團結力大，戰鬥力強。該師番號上加上了個「新」字，也是說明由來有自，是由舊一師分撥而來。換言之新四十五師，就是國軍第一師的化身。第一師在黃埔一期老學長，胡宗南將軍擔任師長時，適逢國軍五次圍剿井崗山成功。旋即奉命追剿毛共，打得毛曾澤東哼哈二將彭德懷與林彪，立足無地，到處亂竄，由贛南竄到陝北，逃亡了二萬五千里路程。第一師所部也就由東南而進駐西北。因戰功彪炳，胡宗南將軍乃節節遞升。由師長而軍長而集團軍總司令。所遺各缺，就由同期同學李鐵軍將軍依次遞升。在李鐵軍升任第一軍軍長後，所遺師長職位，就由黃埔三期學長謝義鋒將軍補位。這一升遷傳統保持了十多年，直到本人接任師長時，可謂中斷。原因是筆者雖出身黃埔四期，但自離校後，即被分發於由桂永清將軍領導的教導總隊內去服務，

由少中上尉的排連長幹起，到廿六年七月抗戰軍興時，升任中校營長，正擔任衛護首都財金機關安全責任。旋南京於廿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陷敵，全營未奉命撤退，乃被囚城內，落難整整一百天。俟廿七年春末夏初時，始由南京脫險，繞道上海香港，再度重返陪都重慶，向國防部報到。因籍貫關係，被分派到西安，歸胡宗南將軍節制指揮。這是筆者與胡宗南將軍發生關係的開端。因筆者新到胡總部，自不宜分配部隊服務。報到以後就被任命為軍校十五期，七分校上校大隊長，其後二年又升任十六、十七兩期學生總隊的少將總隊長。時至民國卅年暫編五十八師進駐河西首府武威時，本人始被任命為該師的少將副師長。雖然又歸部隊服務，但與胡宗南將軍的關係來說，仍屬旁支，不是嫡系。

歐戰局勢影響新疆

就在筆者就任五十八師副師長的時候，西北大局有了變化，新疆督辦盛世才，利用德蘇大戰的關係，想擺脫俄帝的控制，歸誠中央。蔣委員長接獲報告後，認為機不可失，乃責成坐鎮西北

的胡宗南將軍，就近遴派適當人員，組織入新新軍去支援盛世才，好將被紅軍控制了十年的新疆省再度回歸祖國懷抱。胡宗南將軍乃秉承領袖意旨，發表其依為左右手的李鐵軍將軍，在通往新疆孔道上的武威城，籌組第三集團軍總部，一以衛戍古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的安全；二以相機進軍新疆，並令時任第一師師長謝義鋒將軍，引其所部由陝入甘，以新四十五師的番號，進駐四郡之一的張掖城內。時至民國卅二年夏中央軍入新時機成熟。入新總部改稱為廿九集團軍，仍由李鐵軍擔任總司令，並兼新二軍軍長之職。另將衛戍河西治安機構，改組為河西警備總部，總司令一職改由陶峙岳出任。第三集團總部在分家後就被取締。

民國卅二年秋高氣爽，草長馬肥之時，入新部隊就由新四十五師與新四十六師為先鋒，分由張掖與酒泉同時向新疆挺進。經新疆東部重鎮哈密城，四十六師取道天山北路進駐北疆重鎮的奇台城；四十五師由天山路挺進於南北疆分岔路口的吐魯番。廿九集團軍總部，隨後進駐於哈密東郊的大營房內。

就在這時，東歐戰局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蘇俄紅軍在美國大力軍援情下，在史達林格勒一役，竟將德軍擊敗。俄僑史達林獲得喘息之餘，就又想起佔領新疆十年的甜頭，乃乘新疆政治脫節，國民政府力量尚未生根，軍力空虛之際，即時下令原駐新疆紅八軍團政委葉福希諾夫，由阿拉木圖回伊犁，製造亂事。所謂伊犁哈民叛亂事件，就此發生。

當時我入新先頭部隊，只有四十五、六兩個師。四十六師駐在奇台，負有防堵阿山亂事之責，不宜西移，只好調派駐在吐魯番的四十五師的兩個團西上精河去解伊犁守軍之危。無如是年冬季，天候惡劣，而我軍裝備不齊，交通工具缺乏，再加人生地不熟種種不利的影響，致未能達成任務。但站在四十五師的立場來說，已盡了全力。最後卒使伊犁勢力沒有溢出菓子溝外，亦即該師西進精河使然，否則後果就更不堪設想。這就是新四十五師進駐伊犁山外，精河地區的由來。

接任師長三大難題

筆者在民國卅四年四月廿日受命升任新四十五師師長以後，苦字就臨到我的頭上。昔日諸葛孔明在白帝城，受劉先主托孤時曾說：「奉命於危難之時，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以我當時的情況來說，除我不是孔明而外，其他苦難條件，可說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孔明身在天府之國，要人有人、要糧有糧，尤且還有劉備留下的舊班底子，可以運用。當時我身在古之西域，今之新疆，除了具有萬里黃沙以外，要人沒人，要

糧沒糧，其困苦程度，當然要過之。第一個橫在我面前的，就是人事問題。形成人事問題的主因，就是基於新二軍的改組。新二軍軍部在李總司令兼軍長時期，原就是空架子。到了謝師長升任軍長後，為充實軍部的幹部來源，無疑就是調升原任四十五師各單位人員。這在平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況下來說，乃是順理成章，無可厚非的事。然而在當時的新疆來說，精河位於敵對的第一線。一個主持作戰的師部，竟然變成一個空架子，叫我如何不作難呢？因此當我進抵精河到達師部時，除了收到一顆師部大印，與一顆師長小官章外，其他各單位，既無人移交，也無人接收。因為原任徐副師長因脫常規未能晉升師長以後，就堅辭其職，乃追隨謝軍長出任軍參謀長。其他如師部參謀主任、副官主任、軍需主任、軍械主任，以及軍醫主任等，都高升一級調到軍部。不寧唯是，各處主管還要七拉八扯，盡量將他們得力科長科員，也找理由由前方調往後方。因此種種，當本人到達精河接任師長時，成了一個光桿師長。這是升任新四十五師長時，嚐到的第一個苦頭。

第二個苦頭是部隊本身的問題。按當時駐紮於精河附近的部隊，有四個團的兵力。但這四個團則具有三個師的番號，即新四十五師一、三兩團（第二團駐哈密區鎮西縣）、預後師一團與九一師一團。在一個家庭來說，當後娘作繼父，都是居於費力不討好地位。那時我既是親爹親娘，又是後母繼父，如此複雜的家庭叫我如何能當個好家長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對付敵人。在新疆天山以北地區，每當時過四月，就是冰消雪化大地恢復原狀之時，也就敵騎不再受天候限制，可以任意活動的時候。此時敵人既佔伊犁九城，尤且組成「東土」政府，當然不會就此停擺，一定還要向精河進侵。而我甫行接事，尤且師部是空中樓台，要人沒人，要糧沒糧，槍彈醫藥均感缺乏，在第一線的作戰師部，竟然如此，怎能不令我頭痛萬分呢？

呈請改善無結果

以上三個問題，在我受命以後，就已想到，原想在未到任之前，就近在迪化先向上級呈明，逕予解決，然後再到前線接任，就可以放手和敵人拼戰。不意廿九集團軍與新二軍，正在此時奉命西移烏蘇。想解決這些問題，已找不到對象。雖越級向長官部陳情，也蒙朱紹良長官面諭：「金山呀！這項艱苦重任，算是交給你了！請你免為其難，趕快到精河就任吧，所陳問題，可在路過烏蘇時，去向李總司令與謝軍長請示好了！」

我當時呈請解決三個問題的辦法是：第一寧願指揮本師三個團；不願指揮駐紮精河的四個團。請將遠駐哈密區鎮西縣的第二團西調精河，然後將當時駐精河預七師及九一師兩團歸制東調。但要調動三個團，起碼需要上百的大卡車。然而當時在新疆境內，則沒有如此數目的車輛，因此我的請求，就如石沉大海！第二個請求確是維持四十五師師部原狀，不可輕易調走師部各處

人員，否則應由長官部或總部，迅予填補，以利前線作戰。但此項請求，在前者來說，手指終難扭過肘臂，當然無效；在後者來說，入新部隊尚感不足，那有餘官求職者填補本師遺缺。結果所望成空，一無所得。就在我上天不應，入地地無門，終日使我繞室徬徨，無計可施時，突有曾任武威查緝所長，當時經新疆省警務處發表出任哈密區警察局局长李郁塘兄，因為他要走馬上任，特別趕來向我辭行，同時也因我升任新四十五師師長，前來為我道賀！

李兄與我在武威同地服務有年，他的才華表現，為我深知，不僅政聲清廉，尤能獲得民心。當他西調新疆消息傳出後，曾獲得武威各省市鄉會的聯合歡宴，由武威商會會長主持，假山西會館大客廳，席開廿五桌，除他一人是客席外，其他入席者都是主人。此種場面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翌日他乘本師第三團軍車，告別涼州時，武威各界歡送行列，形成萬人空巷的場面。在邊疆的官場中，一向是迎新不送舊。李兄是舊官離涼，竟能獲得如此殊榮，除了清末光緒五年，左文襄公西征新疆獲勝歸來，路經此地有過萬人空巷迎送場面外，他算是第二人了！

請改調李郁塘赴伊

因李兄才華卓著，應變力強；尤對爭取民心可稱高手。在邊地作戰首要，就是能爭取到民心。而爭取民心的捷徑就是警察。如能將李兄西調伊犁區警察局長，來個軍警密切配合，共同對敵作戰，就可增加威力。當我與念及此，乃以極誠懇的口吻向他說：

「老兄與其東赴哈密出任區警察局長，為何不要求西去烏蘇，擔任伊犁區警察局長，來個你我軍警密切配合，冀使戰力增強！就我所知，伊犁區局長之缺，尚在虛懸。我希望你西到烏蘇去當伊犁區警察局長好了！」

「我是奉命行事的人，出任警察局長何能由自己來揀選？老兄有意要我到伊犁區服務的話，只需警務處胡處長重新下令就可！」

「那還不容易麼，胡處長與我是黃埔四期同期同學。尤且我在蘭州擔任軍校總隊長時，他正是警校的副主任，兩校因交換業務，不時過往，早成知無不言的熟友，只要你老兄有意西去伊犁區的話，我就前去警務處向他求個情，重新下令就可辦到。我此次西行精河，原應向他辭行，現在就假辭行之由，向他求情好了！」

當我偕同李兄趕到警務處，會到胡國振處長，在寒暄過後，就開門見山直接談到主題上：

「小弟現在奉命到精河，接長四十五師，很希望在軍警業務上，有密切的配合，以便增強防務。我過去在武威與李局長郁塘兄相處多年，很合得來。現聞李局長被任命為哈密區警察局長，小弟有意請學長將李局長改任伊犁區警察局長，不知可否？」

胡處長國振兄聽畢我的請求，曾考慮了一陣才回答：

「伊犁區局是一等局，擔任局長必需具備少將階級，哈密區係二等局，有上校資格就可擔任。於今李郁塘僅具上校資格，因法令限制，他

只能出任哈密區局長，不能出任伊犁區局長。你的來意我無法辦到，請多原諒！」

按當時新疆的警官尚採用武官制，全省十個行政專員區區警察局長分為兩級。一等局計有三個，即迪化市喀什區與伊犁區三個區警察局長。其他七區如塔城、阿山、阿克蘇、和闐、莎車、焉耆，以及哈密等局都是二等局。至於各縣警察局長都是中校階級，警察所長列入尉官，警察人員都系士兵階級。

路溫二人警務幹才

當胡處長賜給我一個軟綿綿的釘子以後，使我一時無話可說，竟然僵在那裏，好在他接下又解釋的說：

「伊犁區警察局長，已派黃埔六期同學梁若節少將擔任局長，唯他尚在來新途中，短時期內尚難到任視事。而精河縣警察局長梁鳳鳴局長，因未隨軍隊同行，竟隨精河縣政府退到烏蘇，我以擅離職守之罪，將其押於烏蘇警察局看守所中。茲為配合郭學長到職赴任，我現在就派路池與溫世傑兩位幹員，出任該縣正副局長，好隨老同學前往精河就任，來作你的得力助手。希望老同學今後對他們二人，多加提携照拂。」

當時正是蘭州警官學校第四期學生結業的前夕，胡處長以師生關係，將許多同學調到新疆警務處來待命。因精河縣除城區有農商居民外，四野是蒙哈維族游牧居民。胡處長為了警察人員要適應游牧環境，乃選派了熱河籍的路池同學擔任精河縣警察局中校局長，又派綏遠籍的溫世傑同

學出任少校副局長。乃於是年四月廿四日，與我同車赴任，去恢復精河縣的警政工作。這兩位老弟，可說才華特優，智勇雙全，給我戍守精河孤城，莫大的助力。以當時四個團，僅三千人的兵力，能與俄哈強敵苦戰五個月，竟使敵騎難越精河防線雷池一步，他們二人居功厥偉。因此我那次警務處之行，雖失之東隅，未能將李都塘兄西調伊犁，但也收之桑榆，得到路池與溫世傑兩位老弟莫大的助力。尤在是年九月底，四十五師奉命撤退，要師援軍部搶救烏蘇，半途不中，我所指揮的四個團，因劉掄元團已裝備成騎兵，得能繞出敵圍，脫險東歸綏來外，其他三個步兵團，連我本人在內，因彈盡而不能攻，糧絕而不能行，以致全軍將碧血洒於一望無垠的黃沙中。然而他們二人，竟能在我三團部隊全體覆沒中，不僅還能保命，尤且不被敵俘，潛伏敵後變作難民，俟和平談判出現後，又重回迪化向警務處報到。其應變能力之強，真是出人意表！至於他們倆人施用何種方法應變，俟筆者逃到本人死去活來文中再行補述。

同時撤銷，這是史達林侵新最毒的一招。

隻身赴任西出陽關

我是四月廿四日清晨，在細雨濛濛中，僅帶了隨我多年的楊天植副官，偕同路、溫兩位正副局長，乘上到精河的一輛補給車，告別了迪化。因為在迪化請求各事，一事無成，致使心情非常憂鬱，因而在西行道上，倍感淒涼。古人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於今我更在陽關以西數千里，再作西行，沿途不僅沒有故人，連漢族人都少見了！是日午後車抵北疆重鎮的綏來縣城，就被當地駐軍張營長作為上賓，旋偕同張營長去縣政府拜會，蒙該縣縣長（姓名因年久遺忘）盛情接待。為了一明綏來縣城情勢，旋由張營長與×縣長陪同，登上城頭環遊一週。由城頭四望，地勢平坦，一望無垠。雖在四郊建有不少碉堡，但也無險可守。僅西郊有瑪納斯河，河寬水深，對西來敵人，憑河設防抵禦。時過五個月，軍事逆轉時，此河果然成為敵我對峙的分界。這是後話，容後再為補述。

是晚張營長與×縣長，在縣政府席開一桌，為我們西行四人接風又送行。席間張營長就談及西行沿途不靜，時有伊叛份子，在綏烏公路上，安裝炸彈地雷，爆炸車輛，殺傷人馬。昨日就有一輛商車，由綏來開往烏蘇，路經銅鼓（地名）時，遭地雷炸毀，事後派軍將其援救回來。我們在後方的補給線竟然如此，瞻望前程，真是難以樂觀。因我們孤車西行，車上又沒武裝。為安全起見，翌日西行時，由張營長派了一輛中型吉甫

運兵一班護我們西行。至延吉海地方，因有駐軍護橋，綏來護兵算是交了差，返回綏來。保護延吉海大橋僅有一排步兵，據該排長報告，於數日前，曾有俄哈敵數十人，以水壺裝汽油，潛到橋邊準備加油燒橋時，被我駐軍發現，經激戰後，敵不支退去。但敵騎驕忽無定，隨時可來，我們駐軍人數太少，大有防不勝防之感。希望師長到達烏蘇後，請總部或軍部迅速增加兵力，以便增強戰力，否則自身就感難保，如何再能達成護橋任務？

經烏蘇謁李總司令

是日午後車抵烏蘇城，首先去總部晉見李總司令。同時並偕路、溫二位正副警察局長，向李總座引見。寒暄過後，李總司令就帶同我們四人去烏蘇四郊巡視防禦工事。一如綏來城然，地勢平坦，無險可守。雖有一條奎屯河，但河在城東，對西來與北來的敵人，一無用處。回到城後，李總司令在總部設宴招待，既算為我們洗塵，也算為我們餞行。席間有總部趙參謀長及謝軍長作陪。乘進飯中間，我將沿途所見，以及護橋兵力薄弱的衷情，和盤托出，請總座與軍長多加注意，否則躺在無垠黃沙中的數千里交通線，一旦被敵切斷，則戍守前線的士兵，無異困坐鐵城，如何能繼續作戰呢？李鐵老聽畢我言，即時囑咐坐在身旁的趙參謀長，明日就親往各地偵察，相機處理，增加兵力，好維護烏蘇公路交通線。飯後我就留在總部，路、溫兩位老弟就趕赴烏蘇警察局去拜會佟振副局長。因精河警察局長梁鳳鳴

前局長在押，只好由修局長間接辦理移交工作。因為整個精河警局，全部隨縣政府移來烏蘇，於今又要全部遷回精河，也不是一蹴可就的事。因此他們暫留烏蘇與我分難。

翌日清晨我向李總司令及謝軍長告辭，在軍車上添了幾位武裝士兵後，即開車西行。第一站就是四棵樹（地名）。在新疆地方有樹的地方就有水，有水的地方才有人。因此四棵樹成為精烏公路上，乘汽車的打尖站，與騎馬乘駝者的夜宿站，也形成烏蘇西面的門戶。再西數十里有人的地方，名叫固爾土。因有小河一條經流，建有橋樑一座，派有步兵一排駐守，已屬本師防地，因而停車巡視。此地僅有三五人家，完全以經營小店為生。對於過往旅客，在此沙漠上居有重要地位，必須設法維護繼續生存下去。

流沙道上車常陷住

再前一站，地名沙泉子，位於伊犁山外老風口地方，距精河僅二十公里。該地不僅是黃沙地帶，尤其黃沙可以隨風移動，偶遇大風，就可移山填海。因而該段公路，也每隨風沙流動而變更。偶一不慎，就可將汽車輪胎，陷入鬆軟沙中無法行動。而我所乘的汽車，就曾一度被困，好在是運人車，車輪陷入沙中後，一方面全車乘客下車後，重量減輕，再加用人力抬車，終於渡過了這段難行的路程。在我們抬車時，發現附近有防風籬笆留在其間，作為引導車輛的行徑。可惜我們的司機是第一次來此地，不曉得此中的奧妙，致發生陷車情事。新疆的地勢，真是奇特萬分，

甫過了流沙河，就遇到了有水的海子，該海取名喀喇淖爾。乃是由天山雪水匯集精河，最後儲積於此。在內地各省稱之為湖，在新疆則稱淖爾。淖爾在蒙話中，即內陸湖之意。該湖面積廣大，一望無垠，即與洞庭、鄱陽相較也不遜色。此湖的盡頭，就是黑山頭，因全山以黑色組成故名。可惜此湖與黑山頭，都在精河縣城東面，不能作為軍事險要可惜。過了喀喇海子就到精河縣城。一路上雖然風塵僕僕，總算安抵目的地，亦云幸矣！

當我到達精河前線就任時，精河已成伊犁全區碩果僅存的一縣了！按伊犁區是位於新疆西端，全省的西北部，面積有內地一省大。全區人口約有六十餘萬，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哈薩克族游牧居民，百分之三十是維吾爾農耕居民，其他滿、蒙、漢三族合起來約佔百分之十。所處四鄰，南面以天山為界與阿克蘇區毗鄰，北鄰塔城區，東鄰迪化區，西面以霍爾果斯河為界，與俄屬哈薩克斯坦為鄰。全區共轄十二個縣，有九個縣位於伊犁河谷內，即所謂伊犁九城。九城的縣名是：伊犁、伊犁、昭蘇、新源、寧西、鞏留、鞏哈、特克斯與霍爾果斯（簡稱霍城）。在伊犁山外有三縣，即博樂、溫泉與精河。此十二縣合起來就是伊犁全區了。在民國卅三年冬，伊亂起後，所謂伊犁九城，旋即陷匪。至翌年三月，因我守軍力量不足，為免被強敵各個擊破，乃自動放棄博樂與溫泉兩縣，以全力來固守精河一地。然而精河一地的前線，仍有二百餘里的寬廣，用一師兵力三千餘眾，來固守仍感力量不足。

精河空城狗也可憐

按精河縣城位於精河西岸，城週很小，不到五華里。當我進到精河縣城時，除了軍隊外，見不到一個老百姓，竟連縣政府與警察局，都是空無一人。其景象之淒涼，真是難以筆墨來形容。在街頭能看到的，就是守門的義犬，因多日沒有主人飼養，因饑餓關係，全身毛都脫光，有的眼睛都瞎了，尾巴因沒毛而變成豬尾巴那樣的細小，令人看了非常難過。尤在深夜瘋瘋癲癲的狂吠聲音，令人聽了不堪入耳，難以成眠。我是四月底進抵精河，轉眼就是五月，天氣漸暖，因田園家宅無人居住，水溝污水四溢，以致蚊蠅叢生而特大，一見人畜，就瘋狂般予以亂咬，馬被咬的搖尾亂跳，人的頭手常被叮咬頓起疙瘩。這也是塞外的奇景與奇事。好在一到夜間，因氣溫驟降，蚊蠅又不見了，對於睡眠無大影響。尤且未發現癘疫，不知何因？

在我就任不久，忽由迪化傳來調整前線部隊的消息。要將現在駐防於精河前線的一九一師及預七師的兩個團，一律撥歸四十五師編制內。原四十五師第二團就近撥歸四十六師編制內。此一消息之所以傳來，可能是朱長官根據筆者在迪化時，陳情要將本師第二團調到精河歸還建制，以便增強戰力而來。於今長官部，竟然改弦易轍，要將友師的兩個團就近撥歸本師編制內。在上級來說，這是省時省事最易辦到的事。但在精河友師的兩個團來說，這是要將他永置前方，受苦受難的措施。因而聞訊後，就大加反對，竟醞釀以

絕食來抗議抵制。筆者獲情後，這樣的結果，對士氣影響很大，乃急電長官部，請勿在前線調整部隊。幸蒙批准，此一絕食風波才告平息。

連續五天視察防地

因為我不是四十五師的嫡系，尤對預七師與一九一師的兩個團更感陌生。為了明瞭軍情，第一件大事就是巡視防地各據點。第一天先到天山北麓的南山口地方。該地已入山區地勢較高，為通往伊犁九城的山地小徑，常為敵騎出沒之地。為防敵人由此小徑偷襲精河，派駐一營來駐守。按地附近有一小盆地，盆地中尚有兩個小湖，取名大海小海。因為有水，草木甚豐，向為哈族牧民的夏窩子。當時因有戰亂，哈民均已他遷。因駐軍久不換防，僅有主食，缺乏副食補充，致營養甚差，有許多士兵，一到夜間什麼都不見了。老新疆統稱之為「夜盲症」，醫藥無法醫治，只有增加營養才能恢復。因該地有水草，我當即建議唐營長，要他設法找菜子糧菜，覓小羊飼養，好作士兵副食。

第二天去巡視精河城的黑山頭與喀喇海子。該兩地雖在東方，但距城較近，如被敵佔領就可置精河城於死地，也派有連部駐紮。所謂黑山頭全山都是以黑組成，因山上沒有泥土，既不長草也不長樹，因而山頂築掩體也不容易，僅由山下湖邊運取草房作為淺坑碉堡，聊避敵人攻擊。

第三天去精河西南方三十里龍口地方巡視。該地為精河河流匯集之地，故有龍口之稱，地形甚為重要，有一團部駐此，作重點的防務。精河

水勢在此地甚為洶湧，人既不能易涉過，馬渡也感困難，過河西行十數里，就接近敵人佔領的永集湖地方。有一支流通永集湖，茲為斷敵水源，即下令該團，全力設法將該交流切斷。其後敵人果因人馬無水可飲，不得不放威脅精河的永集湖。對保衛精河發生莫大的作用。

第四日巡視與敵發生戰事最多的八家戶主陣地。顧名思意就知此地有八戶人家。當時房屋仍有八戶，但住戶僅有三兩家。因為戰爭關係都遷往他處了。按八家戶原為通往伊犁九城孔道，其傍並有汽車站一處，於今因路斷已無車輛通行。派有營部駐此。蓋因人多了飲水補給都有困難。因八家戶位於沙山子山脚下，我巡視該地時，被敵人發現，敵人竟以俄製強力機槍，向我連珠發射。有好多槍彈時遠時近，落在身旁。幸好無人受傷。我的內心當即感到，若要永保精河，僅保住八家戶是不夠的，非設法奪取沙山子不可，否則敵人據有沙山子，因佔有利地形，出進自如。而我處於被動地位，等着挨打。這時我的內心已定下收復沙山子腹案。

第五天巡視城郊主陣地。在前師長領導下，早已築好，工事尚稱堅固。在巡視完畢，發現尚有少數缺點，乃召集營長以上主管，開會商討後，並限期改善。惟據築工士兵報告，地面一尺以下，仍在冰凍狀態下，十字鎬與鐵鍬仍難挖動。古人云：「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於今到解凍時，也不是一日之暖，就能辦到。

在我巡視完陣地以後，接下就稽查糧彈，僅可維持二十多天，已不足一月所需。因此急電長官部，令速化兵站總監，早日運送，以安軍心，增強戰力。不憶兵站總監班某此事，正利用軍車做甚發財夢。以軍援阿山物資為由，暗裝大煙土與私貨，將全部軍車開往阿山。因遭伊犁軍暗襲，我六十四軍車被敵人搶走。以致精河糧彈無車可運，竟遭困境。其後班某因無錢歸還銀行貸款引起糾紛，東窗事發，最後被朱長官槍決。班某雖被繩法，雖死仍有餘辜。因其影響軍情太大也！即對精河一地來說，在是年九月底奉命撤退時，如有充份的彈藥，與多餘的糧食，撤退後果又當別論，不會全軍覆沒了！天復何言！（待續）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 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定價臺幣一百二十元優待「時代文摘」及「中外雜誌」讀者祇收90元。